

上善若水◎著

开国圣母 她是刀光剑影之中的一朵白莲
贞观之治 她是千古明君身畔的一柄铜镜
母仪天下 完美无瑕的旷世贤后
大唐帝国盛世牡丹的传奇一生

长孙皇后

長子白雲

上善若水◎著

● 朝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孙皇后 / 上善若水著. —北京:朝华出版社, 2007.11
ISBN 978-7-5054-1776-2

I. 长… II. 上…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3554 号

长孙皇后

作 者 上善若水

策划编辑 焦雅楠

责任编辑 张 冉

特约编辑 杨 俊

责任印制 赵 岭

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

电 话 (010)68433188(总编室) 68433141(编辑部)

(010)68413840 68433213(发行部)

传 真 (010)88415258(发行部)

网 址 www.mgpublishers.com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400 千字

印 张 21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978-7-5054-1776-2

定 价 28.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录

第一部 浮生若梦·001

第一章·唐书·003

第二章·涅槃·005

第三章·皇宫·009

第四章·别庄·014

第五章·东宫·020

第六章·纷乱·025

第七章·桃源·028

第八章·庙堂·031

第九章·神医·035

第十章·祭天·038

第十一章·帝后·041

第十二章·听政·048

第十三章·李渊·0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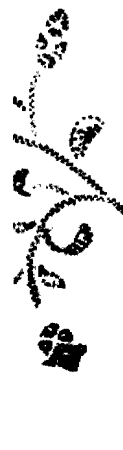
第十四章·除夕·056

第十五章·巫蛊·060





目录

- 第三十一章·储位·133
 - 第三十二章·嫡庶·138
 - 第三十三章·夏夜·143
 - 第三十四章·分封·148
 - 第三十五章·双生·152
 - 第三十六章·外戚·156
 - 第三十七章·蜕变·160
 - 第三十八章·异现·164
 - 第三十九章·中秋·168
 - 第四十章·东市·176
 - 第四十一章·人情·184
 - 第四十二章·毒誓·188
 - 第四十三章·急病·192
 - 第四十四章·情殉·197
 - 第四十五章·风起·201
 - 第四十六章·惊澜·205
- 

目录

第四十七章·好景·210

第四十八章·流年·215

第四十九章·离恨·219

第三部 陌上花开·225

第五十章·山寺·227

第五十一章·宫阙·235

第五十二章·梦归·245

第五十三章·东都·254

第五十四章·咫尺·263

第五十五章·江山·272

第五十六章·晚晴·282

第五十七章·帝心·291

第五十八章·重华·300

第五十九章·暮鼓·310

第六十章·长安·319

番外·324



第一部 浮生若夢





長子日記



第一章 唐书

公元 2007 年，三月的一天下午，一间普通的社区图书馆内坐着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子，正睡意朦胧地捧着一本书，似醒似睡地看着。那是一本相当破旧的书了，纸张泛黄而脆薄。阴沉沉的天渐渐地下起雨来，那女子似乎被雨声惊醒了，手指按了按自己的太阳穴，又看了看自己的手表，最后抬头向窗外望去，秀气的眉尖倏地皱起，嘴里轻声咕哝了一句：“怎么又下雨了？”

这时，隔了一堵墙壁的管理员小王朝里面喊了一句：“若水，到点该锁门了，你不走？”

若水想了想，说：“你先走吧，门我替你来锁好了。”

“那我先走了，别忘了关灯啊。”

两人显然极为熟稔，若水应了一声，听到外边清脆的关门声，随后慢慢站起来，准备将手里的书放还到书架上。就在这时，阅览室内的灯一下子全灭了，偌大的空间里一下子昏暗昏暗的，隐约弥漫着一阵阵老旧的书页味。

若水心里一阵郁闷，不会是保险丝又断了吧，这种社区性质的图书馆，不但藏书都是旧书市场里一麻袋一麻袋拎回来的，就连最基本的电力设备也一直出问题，要不是自己图个安静……边这样想着，她边往门口走去，一个心不在焉，莫名其妙地就被门槛给绊倒了，若水一下子叫了出来，可她的那一声“啊”还没结束，四周便陷入了一片漆黑当中。若水开始有些惊慌了，她的五官像是没有了知觉，身体又仿佛失去了重量，整个人好像迷失在了时间的缝隙当中，时间被凝滞住了。

第二天上午，管理员小王来上班了，奇怪地发现不但门没有锁，就连里面的灯也全部都开着，再往里面走进去，心里便有些生气了。这个若水，怎么连书也不放好，她无意识地看了一眼翻开的那一页，上面印着：

太宗文德顺圣皇后长孙氏，长安人，隋右骁卫将军晟之女也。晟妻，隋扬州刺史高敬德女，生后。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年十三，嫁于太宗。隋大业中，常归宁于永兴里，后舅高士廉媵张氏，于后所宿舍外见大马，高二丈，鞍勒皆具，以告士廉。命筮之，遇《坤》之《泰》，筮者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牝马地类，行地无疆。变而之《泰》，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象》曰：后以辅相天地之宜而左右人也。龙，《乾》之象也。马，《坤》之象也。变而为《泰》，天地交也。繇协于《归妹》，妇人之兆也。女处尊位，履中居顺也。此女贵不可言。”

合上书，破破烂烂的封面上大概还可以看到“旧唐书”三个大字。“奇怪，若水又不是学历史的，怎么看这种书？等她今天来了要好好说说她，怎么什么都不收拾就走了。”然后她便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可是整天若水也没有出现，不但当天没有，第二天，第三天，那个纤瘦的身影再也没有出现在小王的面前过。

贞观二年六月的一天,天气异常闷热,整个太极宫都处在一片不安、焦虑的气氛当中。宫人们小心翼翼地穿梭在窄小的宫巷中,遇到相熟的人也不敢多说一句话,安静得让人窒息与恐惧。

立政殿,这座大唐皇后的寝殿,由于皇后的即将分娩而变得尤为忙碌与重要,无数双眼睛盯着这里。如果是女儿,这将是大唐王朝的第二个嫡公主,如果是儿子,他就是皇帝与皇后间的第三个儿子,也是皇上登基以来的第一个嫡皇子。因此无论男女,这个孩子对于整个皇家都尤为重要。可是前三次生养都极为顺利的皇后,这一次却遇到了难产。

二十九岁的皇帝脸色难看地在内殿门边站着,妃子中地位仅低于皇后的四位夫人同样站在离皇帝几步之遥的地方,内室里传来的一阵阵的哀叫声让素来弱不禁风的杨淑妃摇摇欲坠,想起皇后平日里对自己的好,更是低低地啜泣。韦贵妃见状,忙让身边的宫女将淑妃扶到一边坐下,然后视线又焦急地望向内室。

整整一天了,不但未听见婴儿的啼哭声,皇后的叫喊声也是一阵弱似一阵,更让人惊骇的是从刚刚开始,里面端出了一盆盆的血水,皇后这次怕是……

韦贵妃心里所想的也正是其他三人所害怕的,可这时,却没有人对身边那位九五至尊的皇帝有所安慰。因为恐怕这会儿,深宫之中,没有人不知道,皇后的命悬一线起因便在一个女人身上,她就是巢刺王妃杨氏。

忽然内室的门帘被挽起,宫里资历最深的御医上官平跌跌撞撞地跑了出来,在皇帝面前跪下,哀戚地说:“下官无能,皇后……皇后怕是不好了……”

皇帝的身影猛地一震,将上官平从地上拉起,刚想吼些什么,看到眼前一张悲痛却毫无惧色的脸,手却忽然无力地垂下,仿佛过了良久,他对身边的内侍,一句一句地吩咐道:“将太子、四皇子、长乐公主还有……长孙无忌唤来。”说到这里,年轻的皇

帝第一次似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他的脑海里，似乎还浮现着那一幕，无忌对着自己说：“我把妹妹交给你了。”

将心中莫大的恐慌压下去，就连武德四年自己领着三千五百名将士面对窦建德的十万大夏军都没有像此刻这样害怕，如果……如果……皇帝的手开始颤抖了起来，就是这双手……他一生中从没有像此刻恨过自己，他用颤抖的手拉开帘子，令人恐惧的血腥味涌了过来，里面的每一张脸上都只有哀伤与悲痛，没有一丝的希望。他缓缓地将视线转向自己结发妻子的脸上，那张脸惨白得没有一点血色，白色的衣裙上血迹斑斑，只有身体的挣扎让别人知道她还活着。

李世民直直地跪倒在妻子的床前，握住她冰冷的手，忽然，妻子紧闭的双眸睁了开来，可是空洞得仿佛没有焦距，身体紧绷了起来，这时，御医和产婆发出了难得的惊呼声，紧接着便是婴孩细弱的啼哭声。李世民来不及去看出生的孩子，他大声叫唤着妻子的名字：“若水！若水！孩子生出来了！”

可是，年轻的皇后仿佛在刚才最后的生产中耗去了全部的力气，双眼依旧闭着。皇帝一手将御医拉了过来，“快！快看！皇后怎么不醒？”

御医却跪了下来，“陛下，小皇子没有气息了。皇后，恐怕也……”

皇帝像没有听到一样，怒吼道：“朕让你快去看皇后！”

门帘又一次被拉开，皇后的三个孩子和她的兄长惊慌地向床上的身影看去，哭声此起彼伏响了起来。长孙无忌似乎失去了身为臣子的理智，一把推开皇帝，拉住妹妹的手，轻轻地叫着妹妹的小名：“观音婢，观音婢，是哥哥啊。”

“哥哥……”皇后的神志似乎开始恢复了，“桃花，还记得井边的那株桃花吗？还有阿良哥哥，我们一起……”她断断续续地说着话，眼睛又慢慢地合上了。

每个人都在痛哭，可上官平却看见皇后的胸口似乎又开始有了起伏，他抑制不住狂喜，平生第一次在皇帝面前高声叫道：“陛下！陛下！皇后娘娘似乎有救了。”

除了御医、医女和三四个宫女，所有人又都被拦在了内室之外。

深夜，皇后转危为安的消息让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虽然皇子夭折，但对于整个大唐来说，没有什么比皇后更重要了。

第二天的凌晨，全长安早起的人们似乎都看见了天边一整片宛若凤凰涅槃的朝霞。

寅时，两仪殿。

在那里等候内朝的重臣们得到了“罢朝三日”的消息，不过由于之前就对皇后的生产不顺以及嫡皇子的夭折有所耳闻，再加上今日又不见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的身影，杜如晦、房玄龄、魏征、李纲等朝中重臣也不觉得吃惊。更何况皇后的性命无忧使得这一阵朝中闹得沸沸扬扬的封杨氏为妃的争执总算可以告一段落了，只是可

惜了九皇子，至少大部分只听闻皇后贤惠无双的臣子们是这般思量的。

但还有一些从秦王时期，甚至更早以前就成为李世民幕僚的大臣们，对这位与之一起渡过了几次生死之关的皇后更有着发自肺腑的崇敬之情，对于皇后的生还，便都有着一种叩谢天地的冲动。毫无疑问，当今皇上是天生的英雄、王者，可只要是人，总是会有犯错的时候；可是皇后娘娘就像是天上的菩萨一样，完美得毫无瑕疵。

三天后。

这时的立政殿很是奇怪，从外殿到内殿按品阶高低站满了后宫的嫔妃，可再往里，就空荡荡地不见什么人影。昨天还是充溢着血腥味的内室，今天满是苦涩的药味。年轻的皇后已经知道了幼子的夭折，可令皇帝不安的是，她的脸上似乎并不见十分的悲切，甚是古怪。帝后之间默然不语，站在一边的四位夫人也不好开口。

这时，皇后似乎是思量了很久，终于开口说话，声音还很是无力，但并不软弱，“陛下前日和臣妾商量的事……”可话还没说完，就被皇帝给打断了：“若水，杨氏一事是朕思虑不周，今后就不要再提了。”

皇后听出了丈夫语气中的悔过和讨好的亲近，于是微微一笑，可还是依足了礼仪，“陛下请听臣妾将话说完，其实纳杨氏为妃，就臣妾个人而言并无多大反对，只是有两点思虑不得不说：一是，如今贵、贤、德、淑四个妃位上都各有人在，她们是从秦王的时候就跟着皇上过来的人，德行容貌，臣妾都一一看在眼里，毫无过错可言，她们的位子，只要臣妾还是皇后，就绝不答应任何人来动。”说到这里，她停了停，抬头看着皇帝有些憔悴的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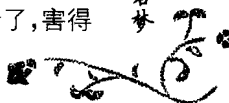
李世民听了，握住妻子的手，用着许久不曾有过的温和的语气说道：“是，朕懂得，你比朕更念旧情。”

皇帝的话音刚落，四位妃子便朝皇后跪了下来，四人都抑制不住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快起来，地上潮。”皇后连忙示意宫人将主子们扶起，“你们先出去歇会儿，过会儿还有事情要麻烦你们呢。”同时她也示意周围的宫女先退下。

接着她又对丈夫继续说道：“二则是为了陛下，倘若如今我们是寻常人家，臣妾对此绝没有二话，出嫁从夫，这点臣妾也从没有忘过。可现在陛下是天下至尊，万民的表率，若是正式纳了弟媳为妃，载入了皇家的族谱，这般违反人伦纲常的事，足以为世人所言，为后人所诟病。皇上可还记得，前朝炀帝纳了宣华夫人为妃，而前朝灭，这实在是不好的兆头啊。”说到这里，她深深地看了一眼皇帝，果然在他的眼中看到了一丝撼动，男人，尤其是在这个男人心里，天下永远是重于任何女人的。

李世民也同样注视着眼前似乎有些陌生的妻子，心中觉得有些异样，可眼前一时又觉察不出什么，于是握紧了她的手，郑重地说：“放心，若水，这次是我错了，害得



你和我们的孩子都……”他甚至在妻子面前换了称呼，等着对方的回应。

只见眼前的妻子先是神色一黯，“就当是他和我们没缘吧。”语罢，忽然微微一笑，眼神中有一种说不出的灵动，“二哥，”用的是夫妻俩私下的称呼，“那你可赔我一样吧。”

李世民心中一阵温暖，还是原来的若水，他放下心来，随即答应道：“说吧，无论什么，朕都同意。”

皇后的眼中闪过一丝不知名的光芒，“二哥，过会儿，我把韦姐姐她们叫进来，不管说什么，你都不许反对，这样可答应？”

自信的皇帝朗声一笑：“这有何难，朕不出声就是了。”

皇后将人都唤了进来，皇帝坐在一边看着似乎神色好多了的妻子，一边注意听着。

韦贵妃先开了口：“皇后娘娘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皇后似乎先前说话说得有些吃力，喝了口水，才开口说道：“韦姐姐，你为人处事都镇定果断，于大事上，本宫很是放心。淑妃温婉贤良、心思细腻，和韦姐姐恰好能取其长，补之短。阴德妃和燕贤妃，大方端庄，后宫交给你们四人，本宫很是放心。”这时，四人似乎听出了些端倪，一齐跪下，齐呼不敢。

这次，皇后未曾拦住她们的行礼，只是微微一摆手，说道：“上官御医昨日和本宫商量，因为这次生产，本宫元气大伤，若想要养好，半年之内，怕是不能再伤神，否则……”说到这里，她叹了口气，“原本，本宫也实在没有什么放不下的，只是可怜三个孩子。为此，宫中太过潮湿，不适合休养，本宫想着长安郊外有一处别庄，地势高过一般地方，便打算在那边住上半年，后宫的大小事务，你们四人尽可商量着做，最后交由韦姐姐决断便是。”

皇帝在边上听了半晌，这时出声允道：“你们四人便答应下来就是了。”

这样变成了圣旨，于是韦贵妃领着另外三人，嘴上领旨谢恩，随后便退了出去，怕是有好一阵才能理出个头绪来。

内室里又只剩下帝后二人，皇帝的嘴边忽然露出一抹奇怪的笑容来：“原来你打的是这个主意。”

过了良久，皇后似乎有些面带倦色，也不看身边的丈夫，也不出声，暗里却缓缓松了一口气，刚刚好一场硬仗啊。渐渐地，睡意便涌了上来，眼帘缓缓合上。

李世民看着自己陷入沉睡的皇后，十四年的夫妻，到今天才明白什么叫做上善若水，可是不是有些晚了？手情不自禁地抚上她洁白的额头，是温热的。

皇后娘娘要出宫休养，这等大事立刻传遍了后宫与前朝，上上下下的宫人们开始有条不紊地忙碌了起来。而自从将宫中大小事务托付给韦贵妃后，皇后所在的立政殿开始闭门谢客，说是要开始遵了静养的医嘱。

不过，有些人，皇后还是不得不见的。在出宫前的那天傍晚，长孙无忌进了立政殿，与妹妹一起用了晚膳，又过了一个时辰才出宫回府。没有人知道，这对尊贵的兄妹到底谈了什么，反正第二日，正逢当月的望日，就在皇帝和百官在太极殿举行“中朝”的时候，这位大唐王朝最尊贵的国舅提出了辞官的请求。

皇帝对这位妻舅很是宠信，之前就已经下旨要将其升至右仆射，可因为妻子的阻拦方才作罢，这回又怎么会同意他的辞官呢？

可谁料到，长孙无忌还搬出了自己和妹妹的嫡亲舅舅高士廉。长孙兄妹自幼丧父，连同母亲一起被异母兄长赶出家门后，正是被高士廉抚养长大直至出嫁，不但甥舅之间感情深厚，就连李世民也对这位舅父礼让三分。

高士廉对皇帝说道：“陛下，以外戚位三公，嫌议者谓天子以私后家，臣还请陛下三思。”

皇帝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想当年自己和无忌同席而坐，如今不止有君臣之分，更有朋友之谊，于是说了一番场面上的话来拒绝：“朕任官必以才，不者，虽亲若襄邑王神符，不妄授；若才，虽仇如魏征，不弃也。夫缘后兄爱昵，厚以子女玉帛，岂不得？以其兼文武两器，朕故相之，公等孰不曰然？”

这番话一出口，原来已经踏出一只脚准备进谏的魏征又缩了回去，只好静观事态变化。

这时殿中两旁站着文武百官难得一致地谁也没有开口，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就是天子的家事嘛，何必惹上一身的麻烦。

长孙无忌见皇帝给了自己这么大一个台阶下，可还是一再推辞，并且隐约中流露出皇后病重，自己思妹心切，无心朝事的意思来。

皇帝左右思量了一番，最后直接下了道圣旨，将长孙无忌迁到了开府仪同三司的位置上，不容再议。

下朝后，长孙无忌又被宣到了两仪殿的一间内室中，跟在内侍的后面，这位心思敏捷的国舅已经领悟到妹夫的怒火烧得不轻。倘若是平日，皇帝在朝后要宣召自己，无一例外是在甘露殿，要是遇上用饭的时候，君臣二人还会小酌一番。今日，怕是不成了。

果然，进了里间，长孙无忌先跪下请了安，可惜，皇帝没有叫起，国舅大人只好对着妹夫的背影又跪了许久。

直到皇帝终于转过身，冷冰冰地丢了“起身”两个字，接着便是一句：“今天，可是皇后的意思？”

听到这里，长孙无忌立刻收住了起身的姿势，又跪下回道：“陛下，这回是臣自己的意思，非皇后娘娘所劝。”

皇帝冷哼了一声，完全不相信，“昨日皇后将你召去，不就为的是今天的事吗，你们兄妹感情最是亲厚，她自己今日一早便起程去了别庄，以为朕便拿你们没法子了吗？”

听到这里，长孙无忌便听出些异样来，怎么仿佛有一股子酸味。不过他还是一脸正色地答道：“微臣不敢，昨日皇后是与臣商量的事，不知陛下是否准许？”

“皇后说的事，朕哪里有不肯的？”皇帝的语气似乎越发别扭起来了。

“娘娘说那日她的魂魄处于阴阳之间时，宛若回到了幼时长孙家的老宅，为此想让臣回洛阳看看那宅子是否幸免于战乱，若是荒废了，也就罢了。”

内室里静了片刻，只听得皇帝说道：“年内朕要亲至长安西郊祭祀，少不了你的事，若是不急，明年开春，朕许你些日子回洛阳看看。”

长孙无忌心知此事没有回旋的余地，便谢了皇恩，正准备退下时，忽然听见皇帝问了一句：“无忌，你可还记得那日若水在昏迷时，说的那个阿良哥哥？这人你可认得？”

“是，微臣记得，那是家父还在世的时候，住在邻里的一个玩伴，后来搬至舅父家里后便没了音讯。”

皇帝听着自己妻舅的语气没一丝不稳，答的话也没什么不妥，便放下心来，挥手让其退下。

这时已是未时，李世民挥退了淑妃送来的午膳，独自走向自己的寝宫。在路过立政殿的时候，不由自主地走了进去，发现除了空气中的药味，这座天下最尊贵的女子